

比甲骨文更早的朱书文字

韩亚丽

从西侯度人类最早的火光，到陶寺巍然初现的城邦，再到曲村晋侯墓地悠远的钟鼎之音，山西这片厚土，宛若一部无字的地书，层层叠压着中华文明最深远的记忆。而在这漫长相序的章节中，有一页，薄如陶片，却重若千钧——那便是陶寺遗址1984年出土的朱书扁壶。

在襄汾陶寺遗址博物馆静谧的光线下，它静卧于展柜之中。口长径20.8厘米、短径9.2厘米，腹最宽24.8厘米，残高27.4厘米。一眼望去，不过是件残损的陶器：造型粗朴，胎体厚重，并无炫目的纹饰。唯有壶身之上，那几笔用朱砂写就的字符，历经四千余年风霜，依然鲜红如血，灼灼欲言。

陶寺，这片坐落于黄河中游、汾河之滨的古老土地，被众多史家推测为“尧都平阳”所在。先民于此筑城建庙，观象授时，制礼作乐，早期国家的雏形在此破土萌蘖。这尊扁壶，便出自陶寺文化晚期，原是汲水盛浆的日常用器。其口微卷，腹身一面鼓凸，一面扁平，便于入水与携行，凝结着远古生活的实用智慧。然而，历史的戏剧性往往藏于平凡之下。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其上的尘泥，一个清晰的“文”字，赫然惊现。

这个“文”字，笔画稳健，结体端庄，与后世成熟的甲骨文、金文同气连枝，血脉贯通。在它的对面，另有字符相伴，笔意朦胧，似“尧”非“尧”，似“邑”非“邑”，如同一个永恒的谜题，吸引着一代代学者执钥探门。那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尊号，一片圣地的指称，抑或是一句献给天地祖先的敬语。无论如何，它证明着，在黄河流域的这片高台上，人们已经开始尝试用固定的符号，镌刻思想，铭记存在。

最令人动容的，是扁壶沿口的残破处，竟被古人以朱砂细致地涂抹一周。这绝非随意修补，而更像一种庄严的仪式——为残缺赋予意义，为器物注入灵魂。它或许曾是祭司通神的法器，在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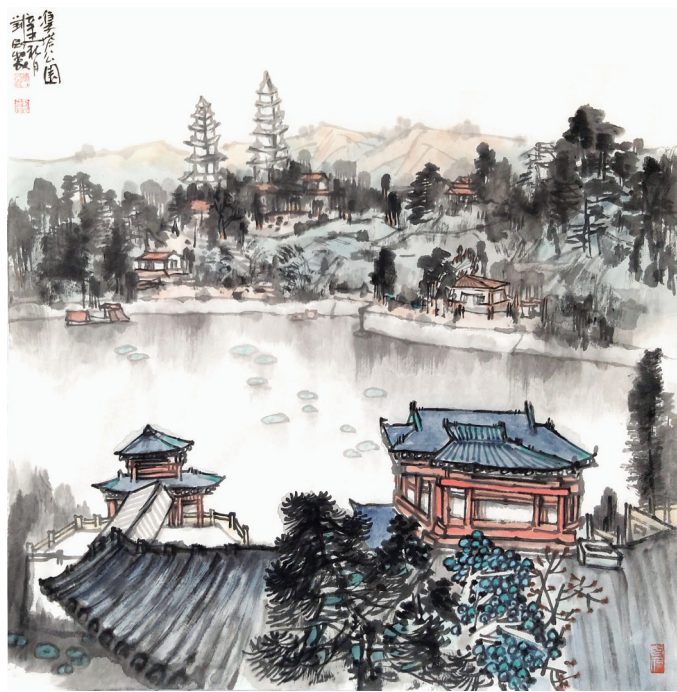


朱书扁壶(陶寺遗址博物馆藏)

绕的烟火中传递人天之间的讯息；又或许，它陪伴一位尊贵的逝者长眠，那环绕裂痕的朱红，便是引渡亡灵穿越幽暗的温柔灯火。这抹红，是先民对宇宙的敬畏，对生命的沉思，是他们用最原始的媒介，构筑起的一座精神灯塔。

如今，我们隔着一层玻璃，与它静静对视。恍然间，仿佛看见四千年前的汾河之畔，先民们抟土成器，汲水而歌，虔诚地将心中所思化为笔下山川。他们绝不会想到，这平凡的陶壶与随性的书写，会在浩渺的时空中漂流至此，成为我们溯源根本的星图与航标。

这早于甲骨文七百多年的朱书笔迹，无疑是探索汉字起源最珍贵的物证之一。它昭示我们：文明的诞生，从来不是石破天惊的瞬间，而是如汾水汇入黄河，是无数细流在光阴的河床上默默浸润、悄然交汇的结果。这件扁壶，既是最朴素的汲水器，也是一个伟大的“文明孵化器”。



双塔公园

刘刚 绘

狐突夫妇坐像



清徐县马鞍山下西马峪村的狐突庙，是后人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狐突而建，是全国现存最大祭祀狐突的古建筑群。2006年5月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狐突，又名伯行、伯氏、狐子，原姬姓，春秋时期晋国大夫，为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。狐突以其教子“忠诚不事二主”，成为忠文化的缔造者，历史上被作为忠的楷模。民间对狐突也极为崇拜，奉其为雨神，故多地立庙以祀之。清光绪《山西通志》记载：“故雁门以北，祠宇相望，而太、汾二郡亦无县不祀。”自宋代加封狐突“护国利应侯”之后，民间祭神祈雨活动更加频繁与普遍。

根据历代县志及相关统计，北至山西大同天镇，南至山西洪洞、河南荥阳，包括山西清徐、交城、古交等地，至少有20多个县市，明确记载崇仰狐突。徐沟历史上也有不少有关狐突与狐突庙的记载。明万历《徐沟县志·庙宇》中写道：“狐突庙，在城南北内道村。俗称在本县居住，故有突尾渠之号。”民国《徐沟县志·杂祀》中提道：“狐突为雨神。县境狐突庙有数处。”

清徐狐突庙坐北向南，始建于北宋宣和五年(1123)，重修于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)，明清两代屡有修葺，距今有900多年历史，两进院落组成。前院为钟楼、鼓楼、残存的戏台、碉楼及献殿。

献殿是外院的主要建筑，又称膳庭，始建于宋，明代重建。面宽五间，进深四椽，单檐硬山顶，斗拱均为三踩单昂，五檩结构。后檐石柱上题“(明)正德三年(1508)五月初六日立柱”。檐下斗拱有似卷云，有似象鼻，又饰以蚂蚱耍头。献殿内部宽敞通达，体量壮阔。

西壁为利应侯出巡布雨图，最精妙的笔墨、色彩、结构都集中在此图中。壁画上部天空乌云如墨，翻滚激荡、电闪雷鸣；下部鬼卒为前导，龙王为扈从，雷公电母、风神雨师各持法器作法，夜叉举伞盖，狐突端坐伞下，左手执环，右手扬拂尘，作施雨状。场面大气磅礴，惊心动魄。东壁为施雨回宫图：是布雨结束后狐突一行人马回宫的情形，上部晴空万里，阳光照耀；下部一队人马由南而入，徐徐而去。与布雨图相比，一抑一扬，相反相成，交相辉映。

献殿朝南的一面门窗齐备，朝北一面没有门窗阻隔，仅立有三对石柱，不同于通常双面都有门窗的殿堂，这是为了方便乡民在殿内祭拜正殿的狐突而特意为之。为方便香火点燃、祭献之人又免受风寒之苦，所以距离正殿只有几步之遥——敢不敬佩古人的创意和智慧！

正殿前左侧的古槐茁壮挺拔，直干凌云，几个人不能合围。树身皮纹条缕清晰，硬挺厚实，若暴怒的青筋。枝叶舒展腾达，乱云飞渡，仿佛行云布雨的苍龙。

中轴线建正殿，正殿三间，分为前后两室，前为单坡五檩勾连卷棚式，面宽三间，为清代重修时为了保护后室而另加的，称为抱厦。抱厦内为前室，供有木制神龛三座，中为狐神，左为白龙王，右为黑龙王，均为木雕神像。

后室为狐突夫妇寝宫。寝宫是建筑的精华所在，大木构架建造规整，用材规范，举折平缓，元代曾作过修葺，但整体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宋代建筑的风貌，为研究早期建筑提供了实例，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。寝宫面阔三间，进深四椽，歇山顶。寝宫正中塑狐突夫妇金装坐像。狐突红脸，头戴金冠，身着金袍，面貌肃然，呈王者像。夫人戴凤冠，穿霞帔，慈祥端庄，是元代重饰的宋式官服。两侧各有侍女塑像三尊，为尚冠、尚衣、尚书、尚席、尚沐、尚膳的六尚侍女，她们因其性格、职务的不同，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神态。

东马峪村香岩寺对面有座戏台，在戏台对面有个小院，叫作狐神行宫。每年祈雨唱戏时，先将狐突庙内的狐突神像迎抬过来，请到行宫，面对戏台，欣赏剧目，以谢其恩，戏毕再送回狐突庙。

作为忠贤的楷模，狐突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。人们建庙纪念他，除了对其高功厚德的仰慕外，重要的是期盼天下风调雨顺物阜民丰。人们评判道德、纪念前贤的标准，亘古不变。

忠义狐突布雨惠民

牛宝生文图